

二刻拍案驚奇

寤遺骸王玉英配夫 曾聘金韓秀才贖子

詩云

晉世曾聞有鬼子

今知鬼子乃其常

既能成得雌雄配

也會生兒在冥壤

話說國朝隆慶年間陝西西安府有一个易萬戶以衛兵入屯京師同鄉有个朱工部相與得最好兩家夫人各有姪孕萬戶與工部偶在朋友家裡同席一時說起就兩下指腹爲婚依俗禮各割衫襟彼此互藏寫下合同文字爲定後來工部建言觸忤了 聖旨欽降爲四川瀘州州判萬戶陞了邊上恭將各奏

前程去了萬戶這邊生了一男、傳聞朱家生了一女、相隔既越不能勾圓完前盟、過了幾時、工部在謫所水土不服、全家不保、剩得一兩個家人、投托着在川中做官的親眷、經紀得喪事回鄉、殯葬在郊外、其時萬戶也爲事革任回衙、身故在家了、萬戶之子易大郎年已長大、精熟武藝、日夜與同伴馳馬較射、一日正在角逐之際、忽見草間一兔騰起、大郎舍了同伴、挽弓趕去、趕到一個人家門口、不見了兔兒、望內一看、原來是一所大宅院、宅內一個長者走出來、衣冠雋然、是個士大夫模樣、將大郎相了一相道、此非易

易郎見是認得他的，卽下馬相揖。長者拽了大郎之手，步進堂內來，重見過禮，卽分付裏面，治酒相款。酒過數巡，易大郎請問長者姓名。長者道：老夫與易郎葭莩不蒸，老夫教易郎看一件信物。隨叫書童在裏頭取出一个匣子來，送與大郎開看。大郎看時，內有羅衫一角、文書一紙，合縫押字半邊，上寫道：

朱易兩姓情旣斷，全家皆種玉。得雄者爲婿，必諧百年背盟者天厭之。天厭之。

隆慶某年月日，朱某易某書，坐客某某爲證。

大郎仔細一看，認得是父親萬戶親筆，不覺淚下交

願只聽得後堂傳說，孺人同小姐出堂，大郎擡眼看時，見一个年老婦人，珠冠緋袍，擁一女子，嫋嫋婷婷，走出廳來。那女子真色澹容蘊，秀包麗，世上所未會見。長者怕了女子，對大郎道：「此卽弱息，尊翁所訂以配君子者也。」大郎拜見孺人，已過對長者道：「極知此以良緣，出于先人成命，但媒妁未通，禮儀未備，奈何？」長者道：「親口交盟，何須執伐？至于儀文末節，更不必計較。」郎君倘若不棄，今日卽可就甥館，萬勿推辭。大郎此時意亂心迷，身不自主，女子已進去粧梳，須臾出來，行禮花燭合巹，悉依家禮儀節，是夜送歸同房。

高情狀、悅自不必說、正是歡、歡、夜、短、大郎匆匆一住、
數月、竟不記得家裏、一日、忽、然、念、着、道、前日、驟馬、
到此、路去、家不遠、何不回去看看、就來、把此意、對女、
子說了、女子、稟知父母、那長者、與孺人、堅意不許、大、
郎問女子、道、岳父母、爲何不肯、女子垂淚、道、只怕你、
去了不來、大郎道、那有此話、我家裏、不知我在這裏、
我回家、說聲、就來、一日內的事、有何不可、女子、只不、
應允、大郎見他、作難、就不開口、又過了一日、大郎道、
我馬閒着、久不騎坐、只怕失調了、我須騎出去、盤旋、
一回、其家聽信、大郎走出門、一上了馬、加上數鞭、那

早知如此
不重輕歸

二刻卷十

卷三

三

馬四脚騰空一跑數里，馬上回頭看那舊處，何曾有甚麼莊院，急盤馬轉來一認，連人家影跡也沒有，但見羣家累累，荒藤野蔓而已。歸家昏昏了幾日，纔與朋友們說着這話，有老成人曉得的道：這兩家割襟之盟，果是有之，但工部舉家已絕，郎君所遇，乃其幽宮，想是夙緣未了，故有此異。幽明各路，不宜相侵，郎君勿可再往。大郎聽了這話，又眼見奇怪，果狀不敢再去。自到京師，襲了父職回來，奉上司檄文，管署衙印事務，夜出巡堡，偶至一處，忽見前日女子，懷抱一小兒，迎上前來道：易郎，郎君雖忘妾，穢中之

兒誰人所生，此子有貴徵，必能大君門戶。今以還郎，撫養他成人，妾亦籍手不負於郎矣。大郎念着前情，不復顧忌，抱那兒子一看，只見眉清目秀，甚是可喜。大郎未曾娶妻有子時，見了好个孩子，豈不快活，走近前去，要與那女子重敘離情，再說端的。那女子怒然不見，竟把懷中之子掉下去了。大郎帶了回來，後來大郎另娶了妻，又斷絃再續了兩番，立意要求美色，娶來的皆不能如此女之貌，又絕無生息，惟有得此子長成，勇力過人，兼有雄畧。大郎因前日女子有大君門戶之說，見他不凡，深有大望，一十八歲了，大

郎倦于戎務，就讓他襲了職，以累建奇功，累官至都督。果如女子之言，這件事全似晉時范陽盧充與崔少府女金椀幽婚之事。然有地有人，不是將舊說附會出來的。可見姻緣未完，幽明配合，鬼能生子之事，往往有之。這還是目前的鬼，竟氣未散，更有幾百年鬼也會與人生子，做出許多話柄來，更爲奇絕。要知此段話文先聽幾首七言絕句爲證。

洞裡仙人路不遙

洞庭煙雨畫瀟瀟

兩首皆見

莫教吹笛城頭閣

尚有銷魂易鵲橋

其一

莫訝寫鸞會有緣

桃花結子已千年

塵心不識蓋橋路，信是蓬萊有箇仙。其二

朝暮雲、騷、闕、楚、開、青、鸞、信、不、斷、塵、寰、
乍逢仙侶，把酒打笑我清波照露鬢。其三

這三首乃女史王玉英憶夫韓慶雲之詩。那韓慶雲是福建福州府福清縣的秀才，他在本府長樂縣藍田石尤嶺地方，與鮑授徒。一日散步嶺下，見路傍有枯骨在草叢中，心裏惻然道：不知是誰人遺骸，暴露在此。吾聞收掩齒骸，仁人之事。今此骸無主，吾在此間開館，既為吾所見，即是吾責了。就歸向隣家，借了鋤耨畚鍤之類，又沒個人幫助，親自動手，瘞埋停當。

此念即空
矣報

撮土爲香、滴水爲酒、以安他、竟靈致敬而去。是夜獨宿書館、忽見籬外畢畢剝剝、敲得籬門響、韓生起來、開門出看、乃是一個端麗女子、韓生慌忙迎揖、女子道、且到尊館、有話奉告。韓生在前引導、同至館中、女子道、妾姓王名玉英、本是楚中湘潭人氏、宋德祐年間、父爲閩州守、將兵禦元人、力戰而死、妾不肖受胡虜之辱、死此嶺下、當時人憐其貞義、培土掩覆、經今二百餘年、骸骨偶出、蒙君埋藏、恩最深重、深夜來此、欲同相告、韓生道、掩骸小事、不足挂齒、人鬼道殊、何勞見顧、玉英道、妾雖非人、然不可謂無人道、君是讀

謂知後來
有韓生作

書之人，由婚冥合之事，世所常有，妾蒙君整理，便有
夫妻之情，況夙緣甚重，願奉君枕席，幸勿爲疑。韓生
孤館寂寥，見此美婦，雖然明說是鬼，然行步有彩衣，
衫有縷，濟濟楚楚，絕無鬼意。又且說話明白可聽，能
不動心，遂欣然留與同宿。交感之際，一如人道，毫無
所異。韓生與之相處一年有餘，情同伉儷。忽一日對
韓生道：妾於去年七月七日與君交接，腹已受妊，今
當產了。是夜卽在館中產下一兒。初時韓生與玉英
往來，俱在夜中生，徒俱散，無人知覺。今已有子，雖是
玉英自己乳抱，却是嬰兒啼聲，聽不得人許多。漸

有人知覺，但亦不知女子是誰，嬰兒是誰，沒个人家
主名，也沒人來查他細帳，只好胡猜亂講，總無實據。
傳將開去，韓生的母親也知道了。對韓生道：你山間
處館，恐防妖魅，外邊傳說你有私遇的事，果是怎麼
樣的，可實對我說。韓生把掩微相報，及玉英姓名說
話，備細述一遍。韓母驚道：依你說來，是個多年之鬼
了，一發可慮。韓生道：說也奇怪，雖是鬼類，實不異人。
已與兒生下一子了。韓母道：不信有這話。韓生道：兒
豈敢造言欺母親。韓母道：果有此事，我未有孫正巴
不得要个孫兒，你可抱歸來與我看一看，方信你言。

既與人抵
異如何見
此鬼能

是真韓生道待兒與他說着果將母親之言與玉英
說知玉英道孫子該去見婆婆只是兒受陽氣尚淺
未可便與生人看見待過幾時再處韓生回覆母親
韓母不信定要捉破他踪跡不與兒子說知忽一日
自己魃地到書館中來玉英正在館中樓上將了菓
子餵着兒子韓母一直闖將上樓去玉英望見有人
卽抱着兒子從窗外逃走餵兒的菓子多遺弃在地
看來像是蓮肉拾起仔細一看元來是蜂房中白子
韓母大驚道此必是怪物教兒子切不可再近他韓
生口中唯唯心下實捨不得等得韓母去了玉英就

欲寄妻
必湘淮
此等處
不可解
所謂風
宜矣

來對韓生道、我因有此兒在身、去來不便、今婆婆以怪物疑我、我在此也無顏、我今抱了他、回故鄉湘潭去、寄養在人間、他日相會罷、韓生道、相與許久、如何舍得離別、相念時節、教小生怎生過得、玉英道、我把此兒寄養了、自身去來、繇我、今有二竹筴、留在君所、倘若相念及、有甚麼急事、要相見、只把兩筴相擊、我當自至、說罷、卽飄然而上、玉英抱此兒到了湘潭、寫七字在兒衣帶上、道十八年後當來歸、又寫他生年月日、在後邊了、弃在河傍、湘潭有个黃公、富而無子、到河邊遇見、拾了回去、養在家裡、玉英已知、來對韓

元巳在湘潭黃家吾有昔在衣帶上以十八年
後時當得相會一同歸家今我身無累可以任
從了此後韓生要與玉英相會便擊竹筴玉英
即亦凡有疾病禍患與玉英言之無不立解甚至他
人禍福玉英每先對韓生說過韓生與人說立有應
驗乃邊傳出去盡道韓秀才遇了妖邪以妖言惑眾
恰好其時主人有女淫奔于外又有疑韓生所遇之
女卽是主人家的弄得人言肆起韓生聲名頗不好
聽玉英知道說與韓生道本欲相報今反相累漸漸
來得希疎相期一年只來一番來必以七夕爲度轉

十八年只
上人眷甚
力未疎

生感其厚意，竟不再娶。如此一十八年，玉英來對韓生道：衣帶之期已至，豈可不去一訪之。韓生依言，告知韓母，遂往湘潭。正是

阮修倡論無鬼，豈知鬼又生人。

昔有尋親之子，今爲尋子之親。

且說湘潭黃翁，一向無子，偶至水濱，見有弃兒在地，抱取回家，看見眉清目秀，聰慧可愛，養以爲子。看那衣帶上面，有十八年後當來歸七字，心裡疑道：還是人家嫡妾想忌，沒奈何，拉下的。還是人家生得見女，多了怕受累弃着的。既如此，地葬如何，又有十八年之

然此必是他父母既不欲留又不忍舍。明白記着寄
養在人家。他日必來相訪。我今現在無子。且收來養
着。到十八年後再看如何。黃翁自拾得此兒之後。忽
然自己連生三子。因將所拾之兒。取名鶴齡。自己二
子分開他二字。一名鶴算。一名延齡。同共送入學堂
讀書。鶴齡敏惠異常。過日成誦。二子雖然也好。總不
及他。總卯之時。三人一同游庠。黃翁歡喜無盡也。與
二子一樣相待。毫無差別。二子是老來之子。黃翁急
欲他早成家室。目前生孫十六七歲。多與他畢過了
姻。只有鶴齡因有衣帶之語。怕父母如期來訪。未

不要歸宗是以獨他遲遲未娶，却是黃翁心裡過意不去，道爲長子怎生反未有室家，先將四十金與他定了里中易氏之女，那鶴齡也曉得衣帶之事，對黃翁道：兒自幼蒙撫養深恩，已爲翁子，但本生父母既約得有期，豈可娶而不告，雖蒙聘下妻室，且待此期已過，父母不來，然後成婚，未爲遲也。黃翁見他講得有理，只得憑他。既到了十八年多，懸懸望着，看有甚麼動靜。一日有个福建人在街上與人談星命，訪至黃翁之家，求見黃翁。黃翁心裏指望二子立刻科名，見是星相家，無不延接，聞得遠方來的，疑有異術。

遂一面請坐、將着三子年甲、央請推算、談星的假意、推算了一回、指着鶴齡的八字、對黃翁道、此不是翁家之子、他生來不該在父母身邊的、必得寄養出外、方可長成、及至長成之後、卽要歸宗、目下已是其期了、黃公見他說出真底實話、面色通紅、道、先生好胡說、此三子皆我親子、怎生有寄養的話說、況說的更是我長子、承我宗祧、那裏還有宗可歸處、談星的大笑道、老翁豈忘衣帶之語乎、黃翁不覺失色、道、先生何以知之、談星的道、小生非他人、卽是十八年前、弄兒之父、韓秀才也、恐翁家不承認、故此假扮做談星、

之人、未探踪跡、今既在翁家、老翁必不使此子昧了本姓、黃翁道、衣帶之約、果然是真、老漢豈可昧得、況我自育子、便一日身亡、料已不填溝壑、何必賴取人家之子、但此子爲何見弃、乞道其詳、韓生道、說來事涉怪異、不好告訴、黃翁道、既有令郎、這段緣契、便是自家骨肉、說與老夫知道也好、得知此子本末、韓生道、此子之母、非今世人、乃二百年前貞女之鬼也、此女在宋時、父爲閩官、禦敵失守、全家歿節、其鬼不墜、與小生配合生兒、因被外人所疑、他說家世湘潭、將來貴處寄養、衣帶之字、皆其親書、今日小生到此也、

是此女所命，不想果然遇着，敢請一見。黃翁道：有如此作怪異事，想令郎出身如此，必當不凡。今令郎與小兒共是三兄弟，同到長沙，應試去了。韓生道：小生既遠尋到此，就在長沙，也要到彼一面，只求老翁念我天性父子，恩使歸宗，便爲萬幸。黃翁道：父子至親，誰當使君還珠？況是足下冥緣，豈可間隔？但老夫十八年撫養，已不必說。只近日下聘之資，也有四十金。子既已歸足，下此聘金，須得相還。韓生道：老翁恩德難報，至於聘金，自宜奉還。容小生見過小兒之後，歸與其母計之，必不敢負義也。韓生就別了黃翁，徑到

長沙訪問黃翁三子應試的下處已問着了就寫一帖傳與黃翁大兒子鶴齡帖上寫道十八年前與聞衣帶事人韓某鶴齡一見衣帶說話感動于心驚出請見道足下何處人氏何以知得衣帶事體韓生看那鶴齡時

年方弱冠體不勝衣清標固稟父形媽質猶同母貌恂恂儒雅盡道是十八歲書生邈邈源流豈知乃二百年鬼子

韓主看那鶴齡模樣儼然與王玉英相似情知是他兒子遂答道小郎君可要見寫衣帶的人否鶴齡道

寫衣帶之人非吾父，卽吾母原約在今年。今足下知其
人，必是有的信望，乞見教。韓生道：寫衣帶之人，卽
吾妻王玉英也。若要相見，先須認得我鶴齡。見說娘
是其父，大哭抱住道：果是吾父，如何捨得棄了兒子
一十八年。韓生道：汝母非凡女，乃二百年鬼仙，與我
配合生兒，因乳養不便，要寄托人間。汝母原籍湘潭，
故將至此地。我實福建秀才，與汝母姻緣，也在福建。
今汝若不忘本生父母，須別了此間義父，還歸福建，
爲是鶴齡道：吾母如今在那裏，見也要相會。韓生道：
汝母倏去倏來，本無定所，若要相會，也須到我閩中。

鶴齡天性所在，不勝感動。兩弟鶴算延齡在旁邊聽見說着，要他歸福建說話。少年心性，不覺大怒起來。道：「那里來這野漢，造此不根之談，來誘哄人家子弟。」說着不達道理的說話，好就就一個哥哥，却教他到福建去，有這棍拐說的那家人，每見說也多嗔怪起來。對鶴齡道：「大官人，不要聽這個游方人，他每專打聽着人家事體，來撰造是非，哄誘人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扯的扯，推的推，要搯他出去。」韓生道：「不必囉哩，我已帶澤兄過了你老主翁，他只要完得聘金四十兩，便可贖回，這只是我的兒子，你們如何胡說。」眾人

那裏聽他，只是推他出去爲淨鶴齡心下不安，再三戀戀衆人也不顧他，兩弟狠狠道：我兄無主意，如何與這些閒棍講話，饒他一頓打，便是人情了。鶴齡道：衣帶之語，必非虛語，此實吾父來尋盟，他說道曾在湘潭見過爹爹來，回去到家里必知端的。鶴算延齡兩人與家人只是不信，管住了下處門首，再不放他進去。與鶴齡相見了，韓生自思兒子雖得見過黃家婚聘之物理，所當還，今沒個處法，還得他空手在此一年也無益，莫要想得兒子歸去，不如且回家去，再做計較。心裏主意未定了，晚間把竹筴擊將起來。

王玉英即至、韓生因說着已見兒子、黃家要償取聘金、方得贖回的話、玉英道、聘金該還、此間未有處法、不如且回閩中、別圖機會、易家親事、亦是前緣、待處了聘金、再到此地、完成其事、未爲晚也、韓生因此決意回閩、一路浮湘涉湖、但是波浪險阻、玉英便到舟中護衛、至于盤纏缺乏、也是玉英暗地資助、得以到家、到家之日、里隣驚駭、道是韓生向來遇妖、許久不見、是被妖鬼拐到那里去、必然喪身在外、不得歸來了、今見好好還家、以爲大奇、平日往來的、多來探望、韓生因爲衆人疑心壞了他、見來問的索性一一把

腐人之見
狂狂如此

實話從頭至尾，備述與人一些不瞞，眾人見他不處，又果有兒子在湘潭，方信他說話是實，反共說他遇了仙緣，多來慕羨他，不認得的，盡想一識其面，有問韓生爲何不領了兒子歸來，他把聘金未曾還得，湘潭養父之家不肯的話說了，有好事的多願相助，不多幾時，奏上了二十餘金，尚少一半，夜間擊筊，與王玉英商量，玉英道：「既有了一半，你只管起身前去，途中有奏那一半之處。」韓生隨即動身，到了半路，在江邊一所古廟邊經過，玉英忽來對韓生道：「此廟中神厨裡坐着，可得二十金，足還聘金了。」韓生依言泊船。

登岸走入廟裡看時只見

廟門頽敗、神路荒涼、執搨的小鬼無頭、拏簿的判官落帽、庭中多獸迹、狐狸在此宵藏、地上少人踪、魍魎投來夜宿、存有千年香火、何曾一陌紙錢、

韓生到神厨邊、揭開帳幔來看、灰塵堆來有寸多厚、心裏道、此處那里來的銀子、然想着玉英之言、未曾有差、且伏飽說話、爬上去、蹲在厨裡、喘息未定、只見一個人慌慌忙忙、走將進來、將手在案前香爐裏亂擦、擦罷、對着神道聲喏道、望菩薩遮蓋遮蓋、所討之

吳非人
一齊
生
生
骨醒

咒不要作怪，又見一個人在外邊，進來道：你欺心偷過了二十兩銀子，打點混賴，我與你此間神道面前，罰個咒，罵得咒出，便不是你。先來那個人便對着神道，口裏念誦道：我若偷了銀子，如何如何，後來這個人見他賭得咒出，遂放下臉子道：果是與你無干，不知在那里錯去了。先來那個人把身子抖一抖，兩袖酒一洒道：你看我身邊，須沒藏處，兩個唧唧噥噥，一路說着外邊去了。韓生不見人來了，在神厨裏走將出來，摸一摸香爐，看適間藏的是甚麼東西，摸出一個大紙包來，打開看時，是一包成錠的銀子，約有

二十餘兩韓生道慚愧眼見得這先入來的瞞起同伴的銀子、藏在這裡、等賭過呢、搜不出時、慢慢來取用、豈知已先爲鬼神所知、歸我手也、欲待不取、總來是不義之財、欲待還那失主、又明顯出這人的偷竊來了、不如依着玉英之言、且將去做贖子之本、有何不可、當下取了出廟下船、船裏從容一秤、果有二十兩重、分毫不少、韓生大喜、到了湘潭、徑將四十金來、送還黃翁、聘禮、求贖鶴齡、黃翁道、婚盟已定、男女俱已及時、老夫欲將此項、與令郎完了姻親、此後再議歸闈、唯足下喬梓、自做主張、則老夫事體也完了、

韓生道：此皆老翁玉成美意，敢不聽命。黃翁着媒人與易家說知此事，易家不肯起來道：我家初時只許嫁黃公之子，門當戶對，人同里爲婚，彼此俱便。今聞此子原籍福建，一時配合了，他日要離了歸鄉，相隔着四五百里，這怎使得？必須講過，只在黃家不去的。其事方諧，媒人來對黃翁說了，黃翁巴不得他不去的。將此語一一告訴韓生道：非關老夫要留此子，乃親家之意如此。況令郎名在楚籍，婚在楚地，還闖之說，必是不妥，爲之奈何？韓生也自想有些行不通，再擊竹筴與玉英商量。玉英道：一向說易家親事是前

緣既已根絆在此，怎肯放去。況妾本籍湘中，就等兒子做了此間女婿，成在此也好。郎君只要父子相認，何必歸闈。韓生道：闈是吾鄉，我母還在。若不歸闈，要此兒子何用。王英道：事數到此，不繇君算。若執意歸闈，兒子婚嫁便不可成。郎君將此兒歸闈中，又在何處另結良緣。不如且從黃易兩家之言，成了親事。他日兒子自有分曉也。韓生只得把此意回覆了黃翁。一憑黃翁主張，黃翁先叫鶴齡認了父親，就收拾書房與韓生歇下了。然後將此四十兩銀子支分作花燭之費。到易家道了日子，易家見說不問福建了。

所以不來
聞亦似目
生多爭強
或移之
在國宜通

無不依從成親之後，鶴齡對父韓生說要見母親一
面，韓生說與玉英，玉英道是我自家的兒子，正要見
他，但此間生人多，非我所宜，可對兒子說，人靜後房
中悄悄擊筭，我當見他夫婦兩人一面。韓生對鶴齡
說知，就把竹筭密付與他，鶴齡領着去了。等到黃昏，
鶴齡擊筭，只見一個澹妝女子在空中下來，鶴齡夫
妻知是尊嫜，雙雙跪下，玉英撫摹一番道：好一對兒
子媳婦，我爲你一點骨血，精緣所牽，二百年貞靜之
性，不得安閒，今幸已成房立戶，我願已完矣。鶴齡道：
兒子頗讀詩書，曾見古今事蹟，如我母數百年精靈

猶然游戲人間、生子成立、誠爲希有之事、不知母親
何術、致此望乞見教、玉英道、我以貞烈而歿、后土錄
爲鬼仙、許我得生一子、延其血脈、汝父有掩骸之仁、
陰德可紀、故我就與配合、生汝以報其恩、此皆生前
之注定也、鶴齡道、母親既然靈通如此、何不即留跡
人間、使兒媳輩得以朝夕奉養、玉英道、我與汝父有
緣、故得數見於世、然非陰道所宜、今日特爲要見吾
兒、真慈母一面、故此暫來、此後也不再來了、直待歸
闈之時、石尤嶺下、再當一見、我見前程遠大、勉之勉
之、說罷、騰空而去、鶴齡夫婦、怳怳自失了半日、纔得

定性事雖怪異，想是母親之言，句句有頭有尾。鶴齡自嘆道：「讀書官野史，今日若非身爲之子，隨你傳聞，豈肯耶信也。」次日與黃翁及兩弟說了，俱各驚駭。鶴齡隨將竹筴交還韓生，備說母親夜來之言。韓生道：「今汝托義父恩庇，成家立業，俱在於此。歸闈之期，知在何時，只好再過幾時。我自回去看婆婆罷了。」鶴齡道：「父親不必心焦，秋試在即，且待兒子應試過了，再商量就是。」從此韓生且只在黃家住下，鶴齡與兩弟俱應過秋試，鶴齡與鶴算一同報捷。黃翁韓生盡皆歡喜。鶴齡要與鶴算同去會試，韓生住湘潭無甚

思量暫回閩中黃翁贈與盤費鶴齡與易氏各出所
有送行韓生仍到家來把上項事一一對母親說知
韓母見說孫兒娶婦成立巴不得要看一看只恨不
得到眼前此時連媳婦是個鬼也不說了次年鶴齡
鶴算春梅連捷鶴齡給假省親鶴算選授福州府閩
縣知縣一同回到湘潭鶴算接了黃翁全家赴任鶴
齡也乘此便帶了妻易氏附舟到閩訪親登堂拜見
祖母喜慶非常韓生對兒子道我館在長樂石尤嶺
乃與汝母相遇之所連汝母骨骸也在那邊今可一
同到彼汝母必來相見前日所約原自如此遂合家

問到嶺下，方得駐足館中，不須擊筴。玉英已來拜韓
母道。今孫兒媳婦多在婆婆面前，況孫兒已得成婚，
妾所以報郎君者已盡。妾幽陰之質，不宜久在陽世。
周旋只因風緣，故得如此。今令門完聚，妾事已了。從
此當靜脩玄理，不復再入塵寰矣。韓生道：往還多年，
情非朝夕，卽爲兒子一事，費過多少精神。今甫得到
家，正可安享子媳之奉，如何又說要別的話來。鶴齡
夫婦涕泣請留。玉英道：冥數如此，非人力所強。若葬
數定，幾曾見有二百年之精魂，還能同人道生子。又
在世間往還二十多年的事，你每亦當以數自遣，不

必作人間離別之態也。言畢，翩然而逝。鶴齡痛哭失聲，韓母與易氏各各垂淚。惟有韓生不十分在心上。他是慣了的，道：「夜靜擊筴，原自可會。豈知此後隨你擊筴，也不來了。」守到七夕，常期竟自杳然。韓生方忽忽如有所失，一如斷絃喪偶之情。思他平時相與時節，長篇短詠，落筆數千言，清新有致，皆如前三首絕句之類，傳出與人，頗爲衆口所誦。韓生取其所作成集，計有十卷。因曾賦萬鳥鳴春四律，韓生即名其集爲萬鳥鳴春，流布于世。韓生後來去世，鶴齡即合葬之。石尤嶺下，鶴齡改復韓姓，別號黃石，以示不忘黃。

察及石尤嶺之意三年喪畢仍與易氏同歸湘潭至
今閩中盛傳其事

二百年前一鬼魂猶能生子在乾坤
遺骸掩處陰功重始信骷髏解報恩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終

拙案驚奇卷之三十一

行孝子到底不簡屍 殉節婦留待雙出極

詩云

削骨蒸肌豈忍言 世人籍口欲伸冤
典刑未正先殘酷 法吏當知善用權

話說屍屍奔骨古之極刑。今法被人毆死者，必要簡屍。簡得致命傷痕，方准抵償。問入死罪，可無冤枉。本爲良法，自古道法立弊生。只因有此一簡，便有許多奸巧做出來。那把人命圖賴人的，不到得就要這個人償命。只此一簡，已殺奈何着他了。你道爲何？官廳一准簡屍，地方上搭厰的，就要搭厰錢，跟官門，早轉

夫吹手多要酒飯錢。件作人要開手錢。洗手錢。至
官面前桌上。要燒香錢。硃墨錢。筆視錢。檀條坐褥。優
被告人所備。還有不肯。佐。或要擺案酒。要折盤盞。各
項名色甚多。不可盡述。就簡得雪白。無傷。這人家已
去了七八了。就問得原告招誣何益于事。所以奸徒
與人有仇。便思將人命為奇貨。官府動筆。判个簡字。
何等容易。道人命事應得的。豈知有此等害人不小
的事。除非真正人命。果有重傷。簡得出來。正人罪名。
方是正條。然刮骨蒸屍。千零百碎。與灰的人計較。也
是不忍見的。律上所以有不願者聽。及許屍親告。雖

列子言打
加少者

的官要見自己風力，或是私心，真恨被告，不肯聽處，親免簡定要劣，撇做去，以致開久，殮之棺，掘久埋之骨，隨你傷人子之心，墮傍觀之淚，他只是硬着肚腸，不啻原告不執命，就坐他受賄，親友勸息，就誣他私和一味蠻刑，打成獄案，自道是與灰者伸冤，不知灰者慘酷已極了，這真是絕子絕孫的勾當，閩中有一人名曰陳福生，與富人洪大壽家傭工，偶因日譚不遜，被洪大壽痛打一頓，那福生纔喫得飯過，氣鬱在胸，得了中邁之症，看看待死，臨死對妻子道：我被洪

家長痛打致恨而死，但彼是富人，料掩他，不倒莫要聽了人教唆，賴他人命，致將我尸首簡驗，粉骨碎身，只畧與他說說，他怕人命纏累，必然周給後事，供養得你每終身，便是便宜了，妻子聽言，死後果去見那家長，但道：因被責罰之後，得病不痊，今已身故，惟家長可憐孤寡，做個主張，洪大壽見因打致死，心裡虛怯的，見他說得描巴，不得他沒有說話，給與銀兩，厚加殮殮，又許了時常周濟他母子，已此無說了，陳福生有個族人陳三，混名陳喇虎，是個不本分，好有事的，見洪大壽是有想頭的人家，况禍是彼打而

不意無因，就來攬接陳福生的妻子，教他告狀執命。妻子道：福生的死，固然受了財主些氣，也是年該命限。況且死後，他一味好意，猶楚有禮。我們番臉子不轉，只自家認了悔氣罷。喇虎道：你每不知事體，這出銀殯殮，正好做告狀張本。這慌富家一條人命，好歹也起發他幾百兩生意。如何便是這樣住了？妻子道：貧莫與富鬪，打起官司來，我們先要銀子下本錢。那里去討？不如做个好人，待手他財主。每或者還有不虧我處。陳喇虎見說他不動，自到洪家去嚇詐道：我是陳福生族長，福生被你家打死了，你家私買下了。

如此等
人
聽之不行
故之又必
不能

二身書
卷三二
三
他妻子便打點把一場人命糊塗了，你們須要我日
淨，也得大家喫塊肉兒，不然，明有王法，不到得被你
躲過了。洪家自恃福生妻子已無說話，天大事已定，
偷邊人間言閒語，不必怕他，不教人來兜攬，任他放
屁喇撒，一出沒與自去。喇虎見無動靜，老大沒趣，放
他不下，思量道：若要告他人命，須得是他親人。他妻
子是扶不起的了，若是自己出名告他，不得我而今
只把私和人命首他一狀，連屍親也告在裡頭，須教
他開不得口，登時寫下一狀往府裡首了。府裡見是
人命，發下理刑館，那理刑推官最是心性慘刻的，喜

是簡屍好的是入罪是个拆人家的祖師見人命狀到手訪得洪家巨富就想在這樁事上顯出自己風力來連忙出牌拘人弔尸簡驗陳家妻子實是怕事與人商量道過了免簡就好住得急急寫狀去遞推官道分明是私下買和的情了不肯准狀洪家央了分上去說尸親不願可以免簡推官一發怒將起來道有了銀子王法多行不去了反將陳家妻子明撥出定要簡尸沒奈何只得擡出棺木解到尸場聚齊了一千人衆如法蒸簡件件人曉得官府心裏要報重的敢不奉承把紅的說紫青的說黑報了致傷傷

爾有解法
路皆人不
亦

三處推官大喜道是拿得倒一个富人不肯假借我
聲名就重了立要問他抵命怎當得將律例一查家
長毆死顧工人只斷得埋葬問得徒贖並無抵償之
條只落得洪家費掉了些銀子陳家也不得安寧陳
福生強好入棺了又狼很籍籍這一番大家多事陳
刺虎也不見活了甚麼實滋味推官也不見增了甚
麼好名頭枉做了雞人一場人命結過了洪家道陳
氏母子到底不做對頭心裡感激每每看管他二人
不致貧乏陳喇虎指望个小富貴竟落了空心裡常
懷怏怏一日在外酒醉晚了回家忽然路上與陳福

這福生埋怨道：「我好好的安置在棺內，爲你妄
想嚇詐別人，致得我尸骸零落，竟鬼不安，我怎肯干
休！你還我債去，將陳喇虎按倒在地，滿身把泥來搓
擦，陳喇虎掙扎不得，直等後邊人走來，陳福生放手
而去，喇虎悶倒在地，後邊人認得他的，扶了回家，家
裡道是酒醉，不以爲意，不想自此之後，喇虎渾身生
瘡，再不能起，床不得，要出門來扛幫，教唆做些憊戀的
事，再不能勾了，港邊半截不能支持，到臨歿，纔對家
人說着路，這陳福生嫌我出首簡了他尸，以此報
我，我不得活了，說罷就歿，成後家人信了人言，道癩

孫下場

疾要親染親人，急忙攆出，墾于淺土，被狗子乘熱拖將出來，喫了一半。此乃陳刺虎作惡之報，却是陳福生不與打他的洪大壽爲仇，反來報替他執命的族人。可見簡屍一事，原非次的所願。做官的人，要曉得若非萬不得已，何苦做那極慘的勾當。倘若尸親苦求免簡，也該依他爲是。至于假人命，發不必說，必待審得人命逼真，然後行簡定罪。只一先後之着，也保全得人家多了。而今說一個情愿自歿，不肯簡父尸的孝子，與看官每聽一聽。

父仇不報，恐模糊，自有雄心托湛盧。

一詩身已絕 法官還用錦屍無

窮人如此
多

國朝萬曆年間浙江金華府武義縣有一个人姓王名良是个儒家出身有个族侄王俊家道富厚氣岸凌人專一放債取利行兇剝民就是族中支派不論親疎但與他財利交關縮鉢必較一些而情也沒有的王良不合曾借了他本銀二兩每年將束脩上利積了四五年還過他有兩仙了王良意思道自家屋裡還到此地可以相讓此後利錢便不上賺了些王俊是放債人心性那管你是叔父道逐年還煞只是利銀本錢原根不動利錢還須照常豈算還

過客寡一日在一族長處會席兩下各持一說爭論
起來。王俊有了酒意做出財主的樣式。叉手舞腳的
發揮。王良氣不平。又自恃尊輩。喝道。你如此氣質。敢
待打我麼。王俊道。便打了。只是財主打了欠債的。趁
着酒性。那管尊卑。撲的一掌打過去。王良不提防的。
一交跌倒。王俊索性趕上。拳頭腳尖一齊來。族長道。
使不得。使不得。忙來勸時。已打得。不亦樂乎了。大凡
酒德不好的人。酒性發了。也不認得甚麼人。也不記
得甚麼事。但只是使他酒風。很發暴怒罷了。不啻別
人當不起的。當下一個族侄。把個叔子打得七損八

傷族長勸不住，猛力解開，教人負了王良家去。王良沒個頭主，沒些意思，權武揚威，一路呼喚，喝喝也走了。詎知王良打得傷重，次日身危，王良之子王世名，也是個讀書人，父親將歿之時，喚過分付道：我爲族子王良毆歿，此仇不可忘。王世名痛哭道：此不共戴天之仇，兒誓不與俱生人世。王良點頭而絕。王世名拊膺號慟，卽具狀到縣間告爲立殺父命事，將族長告做見人。縣間准行，隨出牌吊屍到官，伺候相簡。王良自知此事決裂，到不得官，苦央族長處息任憑，要銀多少，總不計論，處得停妥。族長分外辭謝，自不

必說族長見有此油水來勸王世名罷訟道父親既
歿不可復生他家有的是財物怎與他爭得過要他
償命必要簡屍他使用了件作將傷報輕了命未必
得償尸骸先喫這番狼籍大不是某依我說乘他懼
怕成訟之時多要了他些落得做了人家大家保全
得無事未爲非策王世名自想了一回道若是執命
無有不簡屍之理不論世情激他不過縱是償得命
來傷殘父骨我心何忍只存着報仇在心拚得性命
那處不着了手何必當官拘着理法先將父屍經這
番慘酷又三推六問幾年月日纔正得典刑不如目

人替依了他們處法，許痴作呆，住了官司，且保全了
父母，別圖再報，回覆族長道：「父親委是冤歿，但我貧
家不能與做頭敵，只悲尊長所命罷了。」族長大喜，去
對王俊說了，主張將王俊贖回三十畝，與王世名
爲墳，葬父親，養膳老母之費。王世名同母當官，遞个
免簡，族長隨遞个息詞，尤無翻悔。王世名一一依聽
了，來對母親說道：「見非見利忘仇，若非如此，父骨不
保，見所以藉助其處分，使彼絕無疑心也。」世名之母
婦女見識，是做人家念頭重的，見得了這些肥田，可
以受享也，自甘心罷了。世名把這三十畝田所收花

處在此

利每歲藏貯封識分毫不動外邊人不曉得箇細也。有議論他得了田業息了父命的世名也不與人辨。明王俊懷着鬼胎倒時常以禮來伺候叔母世名雖不受他禮物却也像豪無嫌隙的照常往來有時撞着杯酒相會笑語酌酌畧無介意眾人又多好笑他忘了父仇的事已漸冷徑没人提起了怎知世名日夜提心吊膽時刻不忘悄悄地鑄一利劍鏤下兩個篆字各日報仇出入必佩詩一個傳真的繪畫父像挂の有心人在壁中就把自己之形也の有心人寫在上面寫他持劍侍立父側有人問道爲何兩作此形世名答道古人出必

似劍故慕其風別無他意有詩爲証

戴天不共敢忘仇一函筆常將心事留
說與商人渾不解一腰間寶劍自颼颼

且說王世名日間對人嘆嘆如常每到歸家夜深人靜便撫心號慟世名妻俞氏曉得丈夫心不忘仇每對他道君家心事妾所洞知一日仇歿君手君豈能獨生世名道爲子歿吾之職分只恐仇不得報耳若得報吾豈願諭生耶俞氏道君能爲孝子妻亦能爲節婦世名道你身是女子出口大易有好些難哩俞氏道君能爲男子之事安見妾身就學那男子不

夫婦相語
各有生
可放可收

來他日做出便見世名道此身不幸遭罹無難娘子
不以兒女之見相阻却以男子之事相勉足見相成
了夫妻各相愛重五載之內世名已得游泮儼了秀
才妻俞氏又生下一兒世名對俞氏道有此呱呱王
氏之脉不絕了一向懷仇在心隱忍不報者正恐此
身一歎斬絕先祀所以不敢輕生做事如今我歎可
瞑目上有老母下有嬰兒此汝之責我托付已過我
不能再顧了遂仗劍而出也是王俊克債相尋合該
有事他新相處得一個婦人在鄉間每飯後不帶僕
從獨往胡文世名打聽在肚裡曉得在蝴蝶山下經

在邪邊僻處了，王俊果然搖搖擺擺，獨自一人，蹣跚過嶺來，世名正是。

恩人相見，分外眼明。

仇人相見，分外眼昏。

看得明白，賤的錯將過來，道：「還我父親的命來。」王俊不隄防，向裏一驚，不又措手，已被世名劈頭一剝。說時遲，那時快，王俊倒在地上，掙扎。世名拔個桌下首級，脫件衣服下來，包裹停當，帶回家中。見了母親，大哭拜道：「兒已報仇，頭在囊中。今當爲父歿，不得侍母膝下了。」拜罷，解出首級到父靈位前，拜告道：「仇

好漢好漢
孝子孝子

人王俊之頭今在案前望父陰靈不遠兒今赴官投
狀去也隨即取了歷年所收田租帳目左手持刀右
手提頭竟到武義縣中出首此日縣中傳開說王秀
才報父仇殺了人擎頭首告是个孝子一傳兩兩傳
三閩動了一个縣城但見

人人豎髮个个伸眉豎髮的恨那數載含冤伸眉
的喜得个朝吐氣挨肩登背老人家擠壞了腰脊
厲聲呼深謝舒泰小孩子踏傷了脚指號咷哭任
俠豪人齊拍掌小心怯漢獨驚魂

王世名到了縣堂縣門外喊發連天何止萬人擠塞

王世名把頭與劍放下在塔前跪稟道、生員特來投
疾、陳大尹道、爲何世名皆著頭道、此世名族人王俊
之頭、世名父親、被此人打、疾、昔年告得有狀、世名法
該執命、要他抵償、但不把父屍靈驗、所以只得隱
悉、今世名不煩官法、手刃其人、以報父仇、特來投到
請、疾、乞正世名擅殺之罪、大尹道、汝父之事、聞和解
已久、如何忽有此舉、世名道、只爲要保全父屍、先憑
族長議處、將田三十畝、養膳老母、世名一時含糊應
承、所收花息、年年封貯、分毫不動、今既已殺却仇人、

公直在人
心

此項義不宜取，理當入官寫得有簿籍也。此伏乞驗明，大尹聽罷，知是忠義之士，說道：「君行孝子之事，不可以文法相拘，但事干人命，須請詳上司爲主。縣間亦可擅便，且召保候詳。」王俊之頭定着其家領回候驗看的人，恐怕縣官難爲王秀才，个个伸拳裸臂，候處分見說中詳上司，不拘禁他方，纔散去。陳大尹曉得衆情如此，心裡大加矜念，把中文多寫得懇切，說先經王俊毆死王良是的，今王良之子世名報仇，殺了王俊，論來也是一命抵一命，但王世名不錄官斷，擅自殺人，也該有罪，本人係是生員，特爲申詳斷。

幾曾亦通

五
奇是而以

後輕典。上司見了，也多嘆羨。遂批與金華縣汪大尹，
會同武義審決。這事汪大尹訪問端的，備知其情，一
心要保全他性命。商量道：「須把王良之屍一簡，若果
然文命傷重，王陵原該抵償。王世名殺人之罪，就輕
了。會審之時，汪大尹如此倡言，王世名哭道：「當初專
爲不忿暴殘，父屍故隱，恐數年情愿殺仇人而自殺，
豈有今日他已成了，友爲要脫自身重簡父屍之理？」
前日殺仇之日，即宜自殺，所以來造過庭，正來受朝
庭之法，非求免罪也。大人何不見諒如此？」汪大尹道：

若不簡父屍殺人之罪難以自解王世名道原不來解望大人放歸別母卽來就死汪大尹道君是孝子烈士自來投到者放歸何妨但事須斷決可歸家與母妻再一商量倘肯把父屍一簡我就好周全你了此本縣好意不可錯過王世名主意已定只不應承回來對母親說汪大尹之意母親道你待如何王世名道豈有事到今日反失了初心兒久已拚着一死今特來別母而去耳說罷抱頭大哭妻俞氏在傍也哭做了一團俞氏道前日與君說過君若成孝妾亦當爲夫而死王世名道我前日已把老母與嬰兒相

你、我、今、不、得、已、而、歿、你、與、我、事、母、養、子、纔、是、本

我、在、九、原、亦、可、瞑、目、從、歿、之、說、萬、萬、不、可、切、莫、輕、
言、俞、氏、道、君、向、來、留、心、報、仇、誓、必、身、歿、別、人、不、曉、獨、
妾、知、之、所、以、再、不、阻、君、者、知、君、立、志、如、此、君、能、捐、生、
妾、亦、不、難、相、從、故、爾、聽、君、行、事、今、事、已、至、此、若、欲、到、
此、志、已、定、矣、底、完、翁、屍、首、非、歿、不、可、妾、豈、可、獨、生、以、負、君、乎、世、名、

道、古、人、言、歿、易、立、孤、難、你、若、輕、一、歿、孩、子、必、絕、乳、哺、
是、絕、我、王、家、一、脈、連、我、的、歿、也、歿、得、不、正、當、了、你、只、
與、我、保、全、孩、子、便、是、你、的、大、恩、俞、氏、哭、道、既、如、此、爲、
君、姑、恐、三、歲、三、歲、之、後、孩、子、不、須、乳、哺、了、此、時、當、從、

君地下，君亦不能禁我也。正哀慘間，外邊有二三十人喧嚷，是金華武義兩學中秀才，與王世名曾往來相好的，乃汪陳兩令，夾他們來勸王秀才，還把前言來講道：兩父母意見相同，只要輕兄之罪，必須得一簡驗，使仇罪應歿，兄可得生，特使小弟輩來達知此意，與兄商量，依小弟輩愚見，尊翁之歿，實出含冤，仇人本所宜抵，今若不從簡驗，兄須脫不得，况是以兩命抵得他一命，尊翁之命原爲徒歿，况子者親之遺體，不忍傷，旣歿之，且却枉殘現在之體，亦非正道，何如勉從兩父母之言，一簡以自親寬，以全遺體，未

見皆是謬愛小弟、肝鬲之言、兩令君之意、弟非不感
潔、但小弟提着簡尸二字、便心酸欲裂、容到縣堂再
面計之、眾秀才道、兩令之意、不過如此、兄今往一決
但得相從、事體便易了、弟輩同伴見去相講一遭、王
世名即進去拜了母親、四拜道、從此不得再侍膝下
了、又拜妻俞氏、兩拜、托以老母幼子、大哭一場、噙淚
而出、隨同眾友到縣間來、兩個大尹正會在一處、專
等諸生勸他的回話、只見王世名一同諸生到來、兩
大尹心裡暗喜道、想是肯從所議、故此同來也、王世

各身穿囚服，一見兩大尹，即稱謝道：多蒙兩位大人
曲欲全世名一命，世名心非木石，豈不知感恩，但世
名所以隱忍數年，甘負不孝之罪于天地間，覩顏
笑者，正為不恐簡尸一事，今欲全世名之命，復致殘
久安之骨，是世名不是報仇，明是自殺其父了，總是
存得世名一死，太重故多此議論，世名已別過母妻，
將來就死，惟求速賜正罪，兩大尹相顧恃疑，諸生輩
雜還亂講，世名只不改口，汪大尹假意作色道：殺人
者死，王俊既以毆死致為人殺，論法自宜簡所毆之
尸，有傷無傷，何必問尸親願簡與不願簡，吾們只是

汪大尹
王俊
王俊
王俊

依法行事罷了。王世名見大尹執意不回，憤然道：所
以必欲簡視，止爲要見傷痕，便做道世名之父毫無
傷。王俊實不寬殺，也不過世名一死當之。何必再簡
今日之事，要動父親尸骸，必不能勾。若要世名性命，
只在頃刻可下，決不偷生。以負初心。言畢，望縣堂階
上一頭撞去。眼兒得世名被衆人激得焦燥，用得力
猛，早把臙骨撞碎，獨將迸出而死。

因○回○自○可○從○容○入○
何○必○須○更○赴○九○泉○
只○爲○書○生○拘○律○法○
反○令○孝○子○不○廻○旋○

兩大尹見王秀才如此決烈，又驚又憐，一時做聲不

得兩縣學生一齊來看王秀才見已無救情義激發
哭聲震天對兩大尹道王生如此死孝真為難得今
其家惟老母寡妻幼子身後之事兩位父母主張從
厚以維風化兩大尹不覺重淚道本欲相全豈知其
性烈如此前日王生曾將當時所和之卷封識花息
當官交明以示義不苟受今當立一公案以此項給
其母妻為終老之資庶幾兩命相抵獨多着王良一
死無着落卽以買和產業周其眷屬亦為得平諸生
眾口解是兩大尹隨各捐俸金十兩諸生共認捐三
十兩共成五十兩召王家親人來將尸首領回從厚

諸生員爲文以祭之云。

嗚呼王生父死不鳴刃加仇頸身即赴冥欲全其
父寧弃其生一時之歎千秋之名哀哉尚饗。

諸生請罷祭文放聲大哭哭得山搖地動聞之者無
不淚流哭罷隨請王家母妻拜見面送賻儀說道伯
母尊嫂安痊此資物出喪殯殮王母道謹領尊命即
當與兒媳商之命氏哭道多承列位盛情吾夫初歿
未忍遽殯尚欲停喪三年盡妾身事生之禮三年既
滿然後議葬列位伯叔不必性急諸生不知他甚麼
意思各自散去了此後但是親戚來往問及出柩者

俞氏俱以言阻說必待三年親戚多道從來說入土爲安爲何要拘定三年俞氏只不肯聽停喪在家直至服滿除靈俞氏痛哭一場自此絕食旁人多不知道不上十日肚腸飢斷嗚呼哀哉了學中諸生聞之愈加希奇齊來吊視王母語出媳婦堅貞之性矢志從夫三年之中如同一日使人不及隄防竟以身殉今止剩三歲孤兒與老身可憐可憐諸生聞言慟哭不已齊去稟知陳大尹大尹驚歎道季子節婦出于一家真可敬也即報各上司先行獎恤候撫按具題旌表諸生及親戚又義助舍殮告知王母擇日一同

自振方知俞氏初時必欲守至三年不肯先葬其夫者專爲等待自己雙雙同出也遠近聞之人人稱歎
巡按馬御史奏聞于朝下 品莖表其門曰孝烈建坊保榮有孝烈傳志行于世

父歿不忍簡

自是人寸心

懷仇數年餘

始得伏斧鑕

豈肯自恣歎

復將父骨侵

法吏拘文墨

枉對書生悅

寧知俠烈士

一歎無沉吟

彼婦激餘風

三年蓄意深

一朝乃去其

地丁道并濟

似此孝與烈、

堪爲薄仔箴、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一終